

國家主義

# 國家主義

印度太戈爾原著

法國喬治巴西勒原譯

永康樓桐孫重譯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# 基爾特

## 社會主義

——共學社今人會叢書——

G. D. H. Cole 著 吳獻

書譯 本書共分十二章將

基爾特發生之意義及其應

用於現代實業界之利益作

精密之討論著者為有名之

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此書即

其重要著作之一譯筆亦極

明暢雅達 一册六角五分

基爾特的國家 一册 四角

基爾特的主義與勞動 一册六角五分

基爾特與農業的復興 一册三角五分

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

元(1606)

### Nationalism

The Commercial Press, Limited
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初版

國家主義 一册

(每册定價大洋肆角)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原 著 者 印 度 Rajindranath

原 譯 著 法 國 Cecil Georges-

重 譯 者 樓 桐 孫

發 行 者 商 務 印 書 館

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
總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

商 務 印 書 館

分 售 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

商 務 印 書 館 濟南太原開封西安南京杭州

商 務 印 書 館 蘭 州 安 慶 蕪 湖 南 昌 九 江 漢 口

商 務 印 書 館 長 沙 常 德 衡 州 成 都 重 慶 廈 門

商 務 印 書 館 福 州 廣 州 潮 州 香 港 梧 州 雲 南

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

## 譯者弁言

本書係據法文本（一）轉譯。

法本原序祇言『書中三文……係太氏在美日演說之講稿，而不詳其年月。但就譯者所知，日本國家主義一文，當係一九一六年太氏赴美過日時所作；其餘兩篇——西方國家主義及印度國家主義——觀其語氣，約均係在美國演講之文。屈指迄今，已閱八載。然而名言至理，雖傳之百世可也，八載何久？幸閱者勿以明日黃花視之。

太氏對於東西文化顯分軒輊，而對於日本之『克己而不畏危難，節欲而不重貨利，恤災愛羣，輕生仗義』，『愛自然而崇美育』，（二）尤表贊許之情。但太氏仍謂『近日之新日本乃無量年舊東方之遺裔』，（三）則東方文化肇祥之地固別有在，已可概知……今太氏之所贊美日本者，吾人果能當之而無愧色否耶？請借古諺兩語以共勉曰：『有則保之，無則加勉。』

至太氏論列東西文化之優劣，其「唯一標準是生命與非生命」(四)而其對於社會上及經濟上積極之思想厥爲「協作」(五)故「跬步自封，固屬隘而無中，世界大同，亦嫌誇而寡實」(六)「吾人應本東方文化之精神，以調合全球各國之歷史」(七)此太氏全書之要旨也。

譯既，友有見之而語余者，曰：

——太戈爾視國家如惡魔，以愛國爲迷信，其書雖以「國家主義」名，而其人實「反國家主義」之尤者也。吾國地大物博，「一如巨鯨之泛瀚海……自數十年來，各國對於吾國所發之漁父，無不一一中其要害……今各國又以財政巨練，環縛於吾國之頸，思欲拽之登灘，以便分割……」(八)危急之狀，可謂極矣！故愛國之士，有鑒於此，無不竭力提倡國家主義，(九)以冀脫萬死而謀一生，今先生乃以太氏之書，介諸國人，毋乃將貽識者以藥不對症之贖乎？

——『國家』(La nation)一語，含義甚多，太戈爾之所反對者，乃『專注重於政治上及經濟上之組織而以侵略爲目的』(十)之國家也。至『正當防衛，本屬必要』(十二)且『吾人應百折不撓，不畏艱險以完成吾人之天職，雖勢厄於虐政之下，身處於虎口之中，然前仆後繼，愈接愈厲，精神上實無往而不得莫大之勝利……務使奮志團結，以造成犧牲之機會而表明乞憐之非所知也』(十二)充太氏之氣，真足以移山而填海，仁者必勇，良信然也。余之所以選譯此書而介於國人者，其意蓋在斯耳。

友領首稱是，並屬記其問答之辭以作弁語。

太氏最善比興。譯者不文，殊多未能盡情曲達之感；惟大體差可安耳，尙祈閱者諒之。  
書末古風五首，承天方張鳳君助譯，特此誌謝。

民國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樓桐孫識於巴黎南郊旅次

(1) Traduit de l'Anglais par Cecil Georges-Bazile, André Delpeuch, éditeurs.

Paris, 1924.

(二)見本書第四十六及六十五頁。

(三)見第四十六頁。

(四)見東方雜誌第二十一卷第十五號國際關係徐志摩贊筆。

(五)本書文旨可謂以協作起(第一頁)以協作終(第一百十五頁)而中間論及協作之處尤多。

(六)見第三頁。

(七)見第六十一頁。

(八)見第二十五頁。

(九)留法學生界中辦有先聲週報及上海誕世未久之醒獅週報等，均以提倡國家主義，『內除國賊，外抗強權』為宗旨。

(十)合觀第六,九,十二,三十二,九十六等頁。

(十一)見第六十八頁。

(十二)見第九十八,九十九頁。



# 法文譯本原序

原譯者 Cecil Georges-Bazile 氏作

書中三文係大哲學家——余直將稱之曰：大聖人——哈旁德哈那脫太戈爾 (Ra-

bindi anath Tagore) 所作，當未經露佈於書肆前，本係太氏在美日演說之講稿。茲欲纂集成書，以公同好，故不得不先將講稿譯成文言，以便瀏覽。

至太氏聲望之隆，瀛寰共喻，決無待余之紹介。但當一九二一年太氏來遊巴京時，杭珀君 (M. Pierre Hamp) 紀述其事，逸趣橫生，茲特摘錄數行於後：

『印度大詩人來巴，法政府禮遇殊未甚優隆，蓋恐招不列顛帝國之忌也。惟有三數不羈之士，與太氏竭誠盤桓，使知法人之所以愛敬之者，實大有過於政府之所表示。一日，太氏租汽車一輛赴友會。一少年印人從行，與車夫並肩坐。車夫伸巨擘從肩 upper 指車中長袍道貌之老人而問曰：

——此儉何許人？

『印度少年頗諳法語，盡沿途十分鐘之久，告以車中老人哈旁德哈那脫太戈爾，乃東方之詩人而普天下有心人之同胞也。』

『車夫從衣袋中出晨間所購人道報一紙，上登太戈爾照相及其所作近詩一首，乃慨然言曰：

——即此翁乎？此行願供奔走，不受酬。

『法人尊賢之心，乃於太氏前獲告無恙。

『另有一事與此蓋大異焉。當印度詩人得諾佩立獎金（Le Prix Nobel）時，國務院參事某得電不識太氏名，特赴法蘭西學院（Collège de France）訪一著名猶太學家猶太人，意謂彼必能盡知世界哈旁（Rabbin）名也。（一）猶太學教授聞言默想者久之，蓋凡稍具思想之人，必不信有以哈旁而能得諾佩立獎金之事也。因問曰：

「得毋哈旁德哈那脫太戈爾乎？」

「參事欣然曰：

「——是矣。其名冗長，余一時因不能記憶。然哈旁 (Rabbin) 德哈那脫 (Dranath) 者，果又何許人歟？」

「可知人不能盡如車夫而國務院參事之類無識也。」

是以余之譯此書，斷非欲以供若輩參事及其他國務院羣公之觀覽——惟自國家主義盛行以來，機械之剝削小民，有如夜魔之舐嚼屍骨，呻吟輾轉，日不聊生，誠得共聆仁人之言，使頑者廉而懦者立，則區區之意，或可告無罪於人道耳。至太翁之言，聲聞六合，譯者一本於誠而求其達，又文墨餘事也。

(一) 法文『哈旁』 (Rabbin) 係猶太教官之稱，太戈爾名哈旁 (Rabbin) 德哈那脫

(Dranath) 本屬一字，該參事不察，分而讀之，以哈旁爲猶太教官，以德哈那脫

圖 家主義

爲此教官之名，故杭珀氏引爲笑柄。

四

# 國家主義

## 目錄

譯者弁言

法文譯本原序

一 西方國家主義·····	一
二 日本國家主義·····	四三
三 印度國家主義·····	八四
前紀末日(詩)·····	一一七

# 國家主義

## 一 西方國家主義

人類歷史一隨其所遇之困難而推移。由此等困難所生之問題，大都為吾人生死存亡之關鍵，故吾人必須求所以應付之道。

茫茫大地，民族紛繁，因所遇之困難不同，故應付之方略亦異，而吾人之差別，亦即由此而生焉。

昔亞洲初民有西脫族 (Les Scythies) 者，生計艱難，性情蠻悍，而世上謀生最簡易之法，門自莫甚於搶劫。於是男女少壯，一致團結，專以四出剽擄為業。其他部族，通常以互相協作

而從事於社會之建設者，均莫能抗禦而不勝其侵掠。

倘人性果如其簡也，謀生果如其易也，則弱肉強食，勢所必然，今天地間殆已盡爲貪狼餓虎之巢穴，而吾人早無噍類矣。然幸事之易者未必真，而多於利不盡義。故吾人當與環境困難競鬪之時，必不可自忘其爲人，而對於人性之良知，應負充分之責任，非然者，只圖滿足一己之利欲，而視他人之生命財產，一如虎狼之視尸肉，則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何在？而又安得謂爲萬物之靈乎？

印度問題，與歷史而俱生，乃一社會問題也。一地之中，異種雜處，必如何而能使之互相瞭解而安睦，至今日尙不失爲歷史上最重要之問題。故吾人之責，厥在本人性之良能，作和衷之共濟，務使同歸於仁而化於一。此責一日未盡，則其他一切福利，皆非吾人所能企望。世有其他之民族焉，其所遇之困難，在於環境之物質，或強鄰之壓侮，故勢非協德同心，羣策羣力，不足以克自然而國外患。迨組織既固，實力既強，不獨不患人之侵己，而反足以凌

人。至印度則不然，其歷世之難題，皆在內紛而不在外患，故其用力之方針，亦在安內而不在禦外或遠略。

跬步自封，固屬隘而無中，世界大同，亦嫌誇而寡實，皆非人類歷史之極軌。故印度之所應爲者，一方在於融化社會之紛歧，而他方在於宇宙性靈之認覺。印度各族，畛域極嚴，而積世階級之區分，尤爲劣性本能之惡果，每使爛漫兒童，稟承成見，種族之分別既深，則己我之歧視益烈，此實印度一大錯事；幸自近數百年以來，民智日新，已頓覺前非而漸加改正。

衝衢大道，旅客紛繁，備點烹茶，迎新送舊，務使各人皆得合其所好而相悅息，此逆旅主婦之事也，而印度之責任亦如之。是以印度之情形至爲複雜，而解決之道，斷非單恃才智所能奏效，必須推成懷愛而後同情生，同情生而後人心之一體乃見。上溯與義經 (des D'par-nishad) 世，下迄今日，大賢巨哲，代相繼起，而唯一之目的，要不外本上天好生之心，以求人類之同化。至如歷朝王業之盛衰，與夫世運之強弱，均係政治上之奮爭而爲吾人素所輕視。



蓋印度真正之歷史，本不在於是也。然則印度真正之歷史又何如曰：在於社會人生之諧和，與造物性靈之認覺。

然嘗吾人方兢兢然以未盡厥職爲慮，而世界之洪水復興，汎濫橫流，彌知所屆，印度首當其衝，而社會之諧和，益復如河清之難俟。

歐風捲地，猛厲無前，相接之下，乃知西方之道與吾人所視爲印度之天職者，南轅北轍，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計。

夫天之生人，本欲所以使其爲人也。今西方之政治及商業，組織精密，不爽毫釐，物無巨細，悉以科學爲唯一之準則，條分縷析，精巧絕倫，既合於用，故商業上之價值亦大。雖造物有知，亦將不復識其爲人類思想之物。然試一考其內容，又何莫非血汗之凝體耶？

雖然，余僭言矣。余今日之所欲陳者，蓋尙不在此也。

無論諸君對於印度作如何之感想，然印度終不失其爲印度也。自五千年來，和平生聚，